

<<三重门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三重门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592129

10位ISBN编号：7807592125

出版时间：2008-10

出版时间：万卷出版公司

作者：韩寒

页数：25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三重门>>

内容概要

本书通过少年林雨翔的视角，向读者揭示了一个类真实的高中生的生活，把亲子关系、师生关系、同学关系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展现开来，体现了学生式的思考、困惑和梦想。

韩寒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着、激动着、愤怒着、抗争着、改变着，透过那些犀利的、尖锐的甚至是刻薄的语言，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天才少年的灵光闪现。

<<三重门>>

作者简介

韩寒，1982年9月23日生。

作家，赛车手。

已出版著作：《三重门》，《零下一度》，《像少年啦飞驰》，《通稿2003》，《毒》，《韩寒五年文集》，《长安乱》，《就这么漂来漂去》，《一座城池》。

或有其他，则为伪作。

## 章节摘录

1 林雨翔所在的镇是个小镇。

小镇一共一个学校，那学校好比独生子女。

小镇政府生造的一些教育机构的奖项全给了它，那学校门口“先进单位”的牌子都挂不下了，恨不得用奖状铺地。

镇上的老少都为这学校自豪。

这学校也争过一次气，前几届不知怎么地培养出了两个理科尖子，获了全国的数学竞赛季亚军。

消息传来，小镇沸腾得差点蒸发掉，学校领导的面子也顿时增大了好几倍，当即把学校定格在培养理科人才的位置上，语文课立马像闪电战时的波兰城市，守也守不住，一个礼拜只剩下四节。

学校有个借口，说语文老师都转业当秘书去了，不得已才……林雨翔对此很有意见，因为他文科长于理科——好比两个侏儒比身高，文科侏儒胜了一厘米——所以他坚决抗议。

林雨翔这人与生俱有反叛的功能，什么都想批判——“想”而已，他胆子小，把不满放在肚子里，仅供五脏之间作交流。

小镇还有一个和林雨翔性格雷同的人，他叫马德保。

马德保培育成功这性格比林雨翔多花了三十年，可见走了不少冤枉路。

马德保没在大学里念过书，高中毕业就打工，打工之余，雅兴大发，涂几篇打工文学，寄了出去，不料编辑部里的雅兴发得更厉害，过几个月就发表了出来。

马德保自己吓了一跳，小镇文化站也吓了一跳，想不到这种地方会有文人，便把马德保招到文化站工作。

马德保身高一米八五，人又瘦，站着让人担心会散架，天生一块写散文的料。

他在文化站读了一些书，颇有心得，笔耕几十年，最大的梦想是出一本书。

最近，他整理出散文集书稿，寄出去后梦想更是鼓胀得像怀胎十月的女人肚子，理想中的书也呼之欲出。

后来不幸收到出版社的退稿信函，信中先说了一些安慰话，再点题道：“然觉大作与今人之阅读口味有所出入，患无销路，兹决定暂不出版。”

马德保经历了胎死的痛苦，只怪主刀大夫手艺不精，暗骂编辑没有悟性驽钝未开，决心自费出书，印了两百本，到处送人。

小镇又被轰动，马德保托书的福，被镇上学校借去当语文老师。

有人说当今学文史的找不到工作，这话也许正确，但绝不代表教文史的也找不到工作。

那几个出走的语文老师一踏入社会便像新股上市，要的单位排队，顿时学校十个语文老师只剩六个。

师范刚毕业的学生大多瞧不起教师职业，偶有几个瞧得起教师职业的也瞧不起这所学校，惟有马德保这种躲在书堆里不谙世道的人才会一脸光荣地去任职。

他到学校第一天，校领导都与他亲切会面，足见学校的饥渴程度。

马德保任一个班级的语文教师和文学社社长。

他以为现在学生的语文水平差，把屠格涅夫教成涅格屠夫都不会有人发现，所以草草备课。

第一天教书的人都会紧张，这是常理，马德保不知道，以为自己著作等身，见多识广，没理由紧张。

不料一踏进教室门，紧张就探头探脑要冒出来，马德保一想到自己在紧张，紧张便又扩大多倍，还没说话脚就在抖。

一个紧张的人说话时的表现不是忘记内容，而是忘记过渡，马德保全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两句毫无因果关系的句子居然能用“所以”串起来。

讲课文失败，掩饰的办法就是不断施问。

毕业班的林雨翔看透了马德保的紧张，又想在听课的教师面前表现，连连举手胡诌。

马德保本来是在瞎问，和林雨翔的答案志同道合，竟可以一一匹配。

渡过难关后，马德保对林雨翔极口揄扬，相见恨晚，马上把他收进文学社。

2 林雨翔老家在农村，这村倚着一条铁路。

前几年火车提速，但那里的孩子却不能提速。

## &lt;&lt;三重门&gt;&gt;

一次在铁路上玩时一下被轧死两个，亏得那时五岁的林雨翔在家里被逼着读《尚书》，幸免于难，成为教条主义发展至今唯一成就的一件好事。

林父先是恐惧不安，成天让林雨翔背《论语》、《左传》。

但那两个为自由主义献身的孩子在人心里阴魂不散，林父常会梦见铁轨边肠子骨头一地都是，断定此地不可久留。

正好区委里的一个内部刊物要人，林父荣升编辑，便举家搬迁。

不幸财力有限，搬不远，只把家挪了一两公里，到了镇上。

离铁轨远了，心里踏实不少，每天早出晚归工作也挺顺心。

林父这人爱书如命，可惜只是爱书，而不是爱读书。

家里藏了好几千册书，只作炫耀用，平日很少翻阅。

一个人在粪坑边上站久了也会染上粪臭，把这个原理延伸下去，一个人在书堆里呆久了当然也会染上书香。

林父不学而有术，靠诗歌出家，成了区里有名气的作家。

家里的藏书只能起对外炫耀的作用，对内就没这威力了。

林雨翔小时候常一摇一晃地说：“屁书，废书，没用的书。”

话由林母之口传人林父之耳，好比我国的古诗经翻译传到外国，韵味大变。

林父把小雨翔痛揍一顿，理由是侮辱文化。

林雨翔那时可怜得还不懂什么叫“侮辱”，当然更别谈“文化”了，只当自己口吐脏话，吓得以后说话不敢涉及人体和牲畜。

林父经小雨翔的一骂，思想产生一个飞跃，决心变废为宝，每天逼小雨翔认字读书，自己十分得意——书这东西就像钞票，老子不用攒着留给小子用，是老子爱的体现。

没想到林雨翔天生——应该是后天因素居多——对书没有好感，也想博大地留给后代享用——他下意识里替后代十分着想。

书就好比女人，一个人拿到一本新书，翻阅时自会有见到一个处女一样怜香惜玉的好感，因为至少这本书里的内容他是第一个读到的；反之，旧书在手，就像娶个再婚女人，春色半老红颜半损，翻了也没兴趣，因为他所读的内容别人早已读过好多遍，断无新鲜可言。

林雨翔竭力保留书的新鲜，弄不好后代困难时这些书还可以当新书卖呢。

林父的眼光只停留在儿子身上，没能深邃到孙子的地步，天天死令林雨翔读书，而且是读“好书”。

《红楼梦》里女人太多，怕儿子过早对女人起研究兴趣，所以列为禁书。

所幸《水浒传》里有一百零五个男人，占据绝对优势，就算有女人出现也成不了气候，故没被禁掉，但里面的对话会删去一些内容，如“鸟”就不能出现，有“鸟”之处一概涂黑，引得《水浒传》里“千山鸟飞绝”。

无奈《水浒传》里鸟太多，林父工作量太大，况且生物学告诉我们，一种动物的灭绝是需要一段时间的，所以林父百密一疏，不经意留下几只漏网之“鸟”，事后发现，头皮都麻了，还好弭患及时，没造成影响。

林父才疏，只识其一不识其二，把老舍《四世同堂》里的“屌”错放了过去。

一天偶查字典，找到“屌”字，大吃一惊，想老舍的文章用词深奥，不适合给小雨翔看，思来想去，还是古文最好。

然而古文也难免有这类文字。

堂堂《史记》，应该够正经了，可司马迁著它时受过宫刑，对自己所缺少的充满向往，公然在《史记》里记载“大阴人(大生殖器的人)”，这书该禁。

《战国策》也厄运难逃，有“以其髀加妾之身”的描写，也遭了禁。

林父挑书像拣青菜，中国丰富灿烂的文献史料，在他手里死伤大片。

最后他挑到几本没瑕疵的让林雨翔背。

林雨翔对古文深恶痛绝，迫于父亲的威严，不得不背什么“人皆有所不忍，达之于其所忍，仁也；人皆有所不为，达之于其所为，义也”，简单一点的像“无古无今，无始无终”。

背了一年多，记熟了几百条哲理，已具备了思想家的理论，只差年龄还缺。

## &lt;&lt;三重门&gt;&gt;

七岁那年，林父的一个朋友，市里的一家报社编辑拜访林家，诉苦说那时的报纸改版遇到的问题，担心众多。

小雨翔只知道乱背“畏首畏尾，身其余几”，编辑听见连小孩子都用《左传》里的话来激励他，变得大刀阔斧起来，决定不畏浮云，然后对林雨翔赞赏有加，当下约稿，要林雨翔写儿歌。

林雨翔的岁数比王勃成天才时少了一倍，自然写不出儿歌。

八岁那年上学，他所学的字已经识到了六年级水平，被教师夸为神童。

神童之父听得也飘飘然了，不再逼林雨翔背古文。

小雨翔的思想得到超脱，写诗一首：小鸭子嘎嘎叫 不吃饭不睡觉 到底这是为什么 原来作业没有交 林父看了大喜过望，说是象征主义，把诗寄给了那编辑，不日发表。

林父在古文里拣青菜有余暇，开讲西方文学，其实是和儿子一起在学。

由于林雨翔的处女作走的是象征主义的路，林父照书大段解释象征主义，但没有实人，只好委身布莱克，由唯美主义摇身变成象征主义，讲解时恰被林母听见，帮他纠正——林母以前在大专里修文科，理应前途光明，不慎犯了个才女们最易犯的错误，嫁给一个比她更有才的男人。

家庭就像一座山，双方都要拼命往上爬，而山顶只容一个人站住脚。

说家像山，更重要的是一山难容二虎，一旦二虎相向，必须要恶斗以分轩轻。

通常男人用学术之外的比如拳脚来解决争端，所以说，一个失败的女人背后大多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。

林父林母以前常闹矛盾，几欲离婚，幸亏武松诞生。

林雨翔天资可爱聪颖，俩人把对对方的恨转变成对孩子的爱，加上林母兴趣转移——完成了一个女人最崇高的使命后，老天赏给她搓麻将的才华，每天早出晚归搓麻将。

这样也好，夫妻口角竟少了许多。

个中原因并不复杂，林父想骂人时林母往往不在身边，只好忍住。

久而久之，林父骂人的本能退化——这话错了，对男人而言，骂人并不是一种本能，骂女人才是本能。

由于林雨翔整天在家门口背古文，小镇上的人都称之为“才子”。

被允许读其他书后，才子转型读现代小说，读惯了古文，小雨翔读起白话小说时畅通顺快得像半夜开车。

心思散极，古文全部荒废，连韩非子是何许人都不记得了。

中国的长篇小说十部里有九部是差的，近几年发展得更是像广告里的“没有最差，只有更差”，只可惜好莱坞的“金酸梅”奖尚没涉足到小说领域，否则中国人倒是有在国际上露脸的机会。

所以，读中国长篇小说很容易激起人的自信，林雨翔读了几十部后，信心大增，以为自己已经饱读了，且饱得厉害——不是人所能及的饱，而是蛙蛇过冬前的饱，今朝一饱可以长期不进食。

于是林雨翔什么书都不读了，语文书也扔了。

小学时他凭基础可以轻松通过考试，升了中学后渐渐力不从心，加上前任语文教师对他的孤傲不欣赏，亟来用荀子劝他，说什么“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”，见未果，便用庄子吓他“不能容人者，无亲；无亲者，尽人”，依旧没有效果，只好用老子骂他，说雨翔这人“正复为奇，善复为妖”，预言“此人胸襟不广，傲而无才，学而不精，懦弱却善表现，必不守气节，不成大器”。

万没想到这位语文教师早雨翔一步失了节，临开学了不翼而飞，留个空位只好由马德保填上。

雨翔得到马德保的认可，对马德保十分忠心，马德保也送他的散文集《流浪的人生》给林雨翔，林雨翔为之倾倒，于是常和马德保同进同出，探讨问题。

两人一左一右，很是亲密。

同学们本来对林雨翔的印象不好，看见他身旁常有马德保，对马德保也印象不佳——譬如一个人左脚的袜子是臭的，那么右脚的袜子便没有理由不臭。

其实林雨翔前两年就在打文学社的主意，并不是想要献身文学，而是因为上任的社长老师坚信写好文章的基础是见闻广博，像那个老师就旅游成癖，足迹遍及全国，步行都有几万里，我红军恨不能及。

回来后她把见闻介绍给学生，学生听她绘声绘色地描述，感觉仿佛是接听恋人的电话，只能满足耳瘾

## &lt;&lt;三重门&gt;&gt;

而满足不了眼瘾，文章依然不见起色。

社长便开始带他们去郊游。

开始时就近取材，专门往农村跑。

头几次镇上学生看见猪都惊喜得流连忘返半天，去多以后，对猪失去兴趣，遂也对农村失去兴趣。

然后就跑得远了些，一路到了同里，回来以后一个女生感情迸发，著成一篇《江南的水》，抒情极深，荣获市里征文一等奖。

这破文学社向来只配跟在其他学校后面捡些骨头，获这么大的奖历史罕见，便把女学生得奖的功劳全归在旅游上，于是文学社俨然变成旅行社，惹得其他小组的人眼红不已。

林雨翔也是眼红者之一。

初一他去考文学社，临时忘了《父与子》是谁写的，惨遭淘汰。

第二次交了两篇文章，走错一条路，揭露了大学生出国不归的现象，忘了唱颂歌，又被刷下。

第三次学乖了，大唱颂歌，满以为人选在望，不料他平时颂歌唱得太少，关键时刻唱不过人家，没唱出新意，没唱出感情，再次落选。

从此后他对文学彻底失望。

这次得以进了文学社，高兴得愁都省略掉了。

那天周五，下午有一段时间文学社活动。

路上林雨翔对马德保说：“马老师，以前我们选写文章的人像选歌手，谁会唱谁上。”

马德保当了一个礼拜老师，渐渐有了点模样，心里夸学生妙喻盖世，口上替老师叫冤：“其实我们做老师的也很为难，要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，要积极向上，更主要是要健康成长。”

言下之意，学生就是向日葵，眼前只可以是阳光，反之则是发育不佳。

“那最近有什么活动呢？”

“哦，就是讲讲文学原理、创作技巧。”

文学嘛，多写写自然会好。

雨翔怕自己没有闭门造车的本领，再试探：“那——不组织外出活动？”

“这就是学校考虑的事了，我只负责教你们怎么写文章——怎么写得好。”

马德保知道负责不一定能尽责，说着声音也虚。

雨翔了解到新社长是那种足不出户的人，对文学社的热情顿时减了大半。

踱到文学社门口，马德保拍拍林雨翔的肩，说：“好好写，以后有比赛就让你参加，你要争口气。”

里面人已坐满，这年代崇敬文学的人还是很多的。

可见，文学已经老了，因为一样东西往往越老越有号召力；但又可以说文学很年轻，因为美女越年轻追求者就越多。

然而无论文学年轻得发嫩或老得快死，它都不可能是中年的成熟。

马德保自我介绍后，说：“我带给大家一样见面礼。”

学生都大吃一惊，历来只有学生给老师送东西的义务，绝没有老师给学生送东西的规矩。

马德保从讲台下搬出一叠书，说：“这是老师写的书，每个人一本，送给大家的。”

然后一本一本发，诧异这两百本书生命力顽强，大肆送人了还能留下这么多。

社员拿到书，全体拜读，静得吓人。

马德保见大作有人欣赏，实在不忍心打断，沉默了几分钟，忽然看到坐在角落里的一个男生一目十页，“刷刷”乱翻。

平常马德保也是这么读书的，今天不同，角色有变化，所以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。

可书已送人，自己又干涉不了，好比做母亲的看见女儿在亲家受苦。

马德保实在看不下去，口头暗示说：“有些同学读书的习惯十分不好，速度太快，这样就不能体会作者着笔的心思。”

读书要慢。

这话把想要翻一页的人吓得不敢动手，只好直勾勾地看着最末几行发呆——其实不翻也不会影响，因为马德保的散文散得彻底，每篇都像是玻璃从高处跌下来粉碎后再扫扫拢造就的，怕是连詹克明所说的“整合专家”都拼不起来。

<<三重门>>

雨翔悄声坐到那个翻书如飞的男生旁。

两人素未谋面，男生就向他抱怨：“这是什么烂书，看都看不懂。

” 林雨翔为认识一个新朋友，不顾暗地里对不起老朋友，点头说：“是啊。

” “什么名字？”

” 林雨翔问。

“罗——罗密欧的罗，天——”男生一时找不出有“天”的名人，把笔记本摊过去，笔一点自己的大名。

“罗——天诚，你的字很漂亮啊”。



<<三重门>>

编辑推荐

《三重门》由万卷出版公司出版。

林雨翔也是眼红者之一。

初一他去考文学社，临时忘了《父与子》是谁写的，惨遭淘汰。

第二次交了两篇文章，走错一条路，揭露了大学生出国不归的现象，忘了唱颂歌，又被刷下。

第三次学乖了，大唱颂歌，满以为入选在望，不料他平时颂歌唱得太少，关键时刻唱不过人家，没唱出新意，没唱出感情，再次落选。

从此后对文学彻底失望。

这次得以进了文学社，高兴得愁都省略掉了。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